

一棵松树的记忆

文 / 冯积岐

的大不一样，不是尖嘴猴腮的奸佞相，它饱满，明朗，虽然落在了地上，生命力似乎还活跃着。我们这些娃娃们捡拾它，不是为了吃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幼小的辨别力。白皮松脱掉的树皮散发着的香味淡定，幽长。树皮的形状似牛，似马，似兔子，似松鼠，你觉得它像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把捡拾的树皮摆在路上，用它拼图，这些图案满足了我们的的好奇心，也填补了农村娃娃们童年的单调，孤寂。

这棵白皮松，不只是我们村的标志、眼睛和卫士，也是岐山县城西北方向所有村庄里人的灯塔。远行的人，一上蔡家坡那道长长的坡，站在二十里开外的大原上，就能看见这棵高大的白皮松，即使在秋雨连绵的日子里，白皮松也能穿透雨雾，亮出肃穆、庄严的身姿，使远行的人看到回家的希望，它不动声色地告诉人们，家就在不远处，不要停下脚步，再艰难的路程，不必畏怯，希望在不远处闪烁。

这棵白皮松和我们村的村名紧紧相连。我们村里的人住在陵墓的头上，所以叫陵头村。埋葬庄稼人的地方只能叫坟墓，不能称作陵墓。我们村究竟埋葬了哪个人物？1640年，村里人发现了一处墓葬和一座墓碑，碑文上记载，墓碑中的主人是岐王李茂贞的儿媳朱氏。唐代末期，李茂贞在关中西部称帝王，占领的面积包括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一部分。李茂贞去世后，他的儿子李从继继承了王位，朱氏作为李从继的妻子，死后的埋葬之地自然称之为陵。据村里的老人说，这棵白皮松是朱氏的陵地里在活下来的一棵，已有一千一百多年。近几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在我们村和周公庙附近多次探寻，寻找西

周的踪迹。西周的先祖在岐山休养生息，繁衍子孙四代，周公姬旦和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都诞生于岐山。周王朝的祭奠之地——周公庙，距离我们村不足两公里。我们村面向关东平原，北倚北山，被村里人称为北山的千山余脉和秦岭遥遥相望，滔滔渭水就在原下。村子里的土地上也许埋葬着西周的先祖，村里的老辈人也曾说过，这棵白皮松是西周先祖陵地上的树木，至今有三千多年了。凤凰鸣叫过的凤凰岗在我们村子西边的不远处。“凤鸣岐山”这个传说诞生于岐山这块土地上。究竟我们村是住在周王的陵墓头上，还是住在岐王李茂贞儿媳的陵墓头上，无从考证。清代和民国的县志上把我们村里的这棵白皮松作为岐山八景之一，用文字固定在了纸上。古老，不是这棵白发松的荣耀和骄傲；古老，是它的生命力顽强的见证，它历经了无数次的腥风血雨，目睹了王朝更替，目睹了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目睹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目睹了新时代的和平顺遂，目睹了庄稼人脸上泛起的希望和刻着皱纹的笑容。这棵白皮松是历史的活页。

我们村里人的有幸和不幸，也是这棵白皮松的有幸和不幸的写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国民党陆军学校第七分校搬到了周公庙。周公庙附近的庄稼人给军校编了几句顺口溜：“军校，军校，白天睡觉，晚上伐树拆房。”由于军饷不能按时发放，军校里的年轻士兵们到了冬天，依旧是一身薄衣单衫，于是，他们就骚扰庄稼人，夜闹人静，军校的官兵出了周公庙的庙门，去偷拆附近村庄里的舞台，庙宇，砍伐庄稼人的树木，把砍伐的木料和树木卖掉，补充军饷。据村里的老辈人说，军校里的官兵

曾经到我们村砍伐这棵白皮松，每一次，官兵们的斧头刚举起来，不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就是狂风乍起，昏天黑地；最后一次，他们刚到树下，不知从哪儿溜出来十几条青蛇，趴在树根部，官兵们一看，吓得四散而逃，从此再没有敢来，白皮松躲过了一劫。显然，村里人把这棵白皮松神化了。

松树不老。我们这一代人，由一个英俊的青年到腰身佝偻、头发花白，和松树拨动着同一个时针。我们在老年看到的松树和童年时看到的松树几乎一模一样，它依然伟岸，刚毅，郁郁葱葱。有一天，村里人突然发现，树冠如同秃了顶的老人，松针稀疏了，太阳光从树冠中漏下来，在树下印着的图案苦涩又冰凉。春天到了，松树的两个枝杈上不再生长松针，光秃秃地伸向西南方向。仅仅过去了几年，松树突然死了。它死得干脆，坦然，从容，安详，看不出对生的留恋，听不见痛苦的呻吟。我们村里人在扼腕叹息中，为死去的白皮松立了一块石碑，纪念它的活着和死去。庄稼人当然知道，世间凡是有生命的万物都不会长生不老，可是，他们以为白皮松是神树就不会死亡，它会千年万年地活下去。白皮松的死去使大家悟透了，即是神树也会死去，神也不会永留世间。

死去的白皮松依然站立在我们的村口，炭黑色的枝杈手臂似的伸向了天空，显示着无奈、苍凉、悲壮，树身上的伤痕丑陋、显眼，活着的威严、庄重、伟岸已荡然无存。白皮松不再用松涛声和大地和唱，它发出的声音低沉、衰弱，仿佛自己给自己祈祷，更像是悄然哀鸣。

(冯积岐，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远去的暖光

文 / 张西棉

地清天明，行道树泛起了新绿；追思时节，漫天飞絮让我不禁想起一位远去的同事。他是在这座城市里，和我有共同乡音的人，也是近两年来工作业务有交集，会在转角处给人传递暖光的人。

2019年，赶上鄂山区国家级示范创建验收的大事件，9月19日，市局组织开展初验及备检完善工作。在鄂岳高速出口集合点，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局，相互礼貌地点头打了招呼，“建、管、护、运”各个部门参加检查的人员很多，远远看着只见他身材魁梧高大，很结实，说话间有时会不自觉地挠挠头，亲切的乡音，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随后的两年，数次在市局检查考核中有过见面，但基层区县的一把手局长通常都是工作繁忙，各种会议应接不暇，每次碰面也是匆匆忙忙的，相互客套地打个招呼。2023年春节过后收假刚上班，我接到通知去周至，进行杨峪路规划评审的现场查看工作，在靠近路线终点杨峪附近的集合点又再次见到了全局，他还是招招手打个招呼，憨憨地微笑，此时才知道他已从鄂山区调到市局业务处室了。

2023年——2025年期间，因为工作原因，我与市局相关处室的联系多了，与全局也慢慢熟络起来。工作中的全处总是精力充沛、激情满满，能吃苦、敢担当，有思路、有方法。他喜欢深入基层一线，去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想方设法去协助解决基层区县的困难和问题，创新工作亮点。他到市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和规划部门一起，去帮助蓝田、周至、鄂岳这三个在2022年水毁严重的区县，向市财政争取了20%水毁修复工程资金，解决了区县建设资金的燃眉之急。2023年周至“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中，他征求和听取大家的意见，有时也会分工研讨，协调、组织优秀的业务能手去充实周至技术力量，学习兄弟地市的示范创建经验，直到创建顺利通过。工作之余，我们常用乡音拉拉家常。他为人处事有格局、平易近人，当我遇到纠结和困惑，都会热心鼓励和帮助。去年三季度检查工作，我们一行七人对周至富仁黑河桥进行了外业检查。不承想第二天他会猝然离去，周至的检查竟是诀别……

世事无常，总让人猝不及防。时光不停歇，生命前行的列车会上上下下很多人，却在一段旅途短暂的偶遇中传递着永恒的暖光，留存于记忆深处。感恩命运的馈赠，就像故乡的风，总会把最温暖的暖意，吹进未知的前行岁月里。

(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

邂逅城市森林

文 / 倚红卫

春日里的西安如同画家精心雕琢的作品，花红柳绿，生机盎然，尽是连绵不绝的春情。

三月一过，四月追着暖风就入了城，连空气里都带着浅浅的暖意，也到了踏青最好的时节。往年清明前后踏青，总要约上三五亲朋，祭祖后再找个热闹的地界，一堆人闲聊吵闹，连春都忘了赏。今年特意给自己放个假，独自一人去了大庆路，平常乘车路过，总对那片城市里的超长绿化公园感兴趣，终寻了恰当的时机。

位于莲湖区的大庆路林带是一个休闲的中央公园，林中遍植雪松，新芽葱茏的草地上零星开着小花，衬得枝干粗壮的雪松越发威武。雪松本该在冬日里绽放独特风采，晚春时节的大庆林带里，雪松竟意外给人苍翠古朴的感触。雪松枝干挺拔，松叶平铺在极高处，非要抬头仰望才能瞥见一二。行走雪松之下，偶尔踩着落下的枯枝，鞋底弹奏出细腻调子的，形成大自然独特的白噪音，连心境都跟着平和不少。

对于雪松的印象，更多还是雪山下的原始森林，大片大片耐寒的雪松傲立寒风之中，尽显风华。长在西安城内的雪松，能有这般卓绝的姿态，想来也费了园丁们不少心力，多少精心养护，才能为大家看见的绿色美景。

这里是附近居民散心的好去处，不少人牵着狗在其中漫步，狗似乎也能体会到这里浓郁的自然气息，就着草地快乐奔跑，嘴角咧出雀跃的弧度，成为这静态树林中的动态风景。

我在长椅上小憩时，看到一个身穿公主裙的小姑娘，手里提着篮子，正弯腰寻找地上的雪松果实。孩子天真烂漫，寻着寻着，又被几只蝴蝶吸引，刚迈几步，又见树根处冒出一丛蘑菇，蹲在蘑菇边忙问同行的妈妈：“这个蘑菇能吃吗？”风声轻轻悠悠，把童言童语吹入我的耳中，有些许清凉，又裹着些许微暖，极轻易就抚慰了我。这座藏在城市里的小森林，分明没有太多惊艳的风景，也没有额外惊喜的陈设，却偏偏是这份质朴的表达，为我的清明时节增添了难得回忆。

乘车返程的路上，我又远远眺望那茂密的雪松林，只见轻薄的树影摇曳，好似那里的春意也在迎来送往，向每位到访者释放善意。春日有此番邂逅，也算不虚此行。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这棵松树站立在我们陵头村的村口。松树是白皮松。树身不是那种光亮、闪耀、甜腻的白。它的白色中隐含着淡淡的灰，这种淡灰并没有减轻白色的分量，反而使厚重的白色显得含蓄，谦恭，不张扬。树冠如同一把撑开了的伞，很有分寸地贴在蓝天上；再大的风刮来，树冠纹丝不动，它似乎担心，只要自己一动，那尖锐的松针就会把蓝天擦伤。

在我年幼的时候，祖母牵着我的小手，去松树底下捡拾松籽，捡拾松树脱落的皮。刚到松树下，松涛声如同阳光一样，披了我和祖母满身；松涛不是吼，不是叫，而像五爷手中的三弦声，很柔和，如果这声音能抓住，双手肯定会像伸进棉花里一样绵软。落在地面上的松籽和当今市场上叫卖

你们走后，钟停了

文 / 高航

推开那扇很久没打开的门
老屋的寂静簌簌剥落
几只麻雀惊起
叫声刺破蛛网
空荡的院子只回响着
我脚步的迟疑

破旧的架子车
还在墙角蜷缩
瘪了的轮胎
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水泥缝里的小树
又长高了一
母亲曾一次次砍断它
现在它却比我
更固执地替她活着

灶台上的碗柜
漆色剥落成昏黄
灰尘静静覆盖着
冰冷的碗盏
只有蜘蛛还在缝补
漏风的炊烟

客厅的门有些变形
再不会突然敞开
喊我的乳名
火炕凹陷下去
像父亲轻轻按下的指纹

墙上的钟停了
不知是停在父亲离去的深夜
还是母亲合眼的傍晚
我只知道 老屋的时光
从此 悬在两根针之间

(作者供职于阿房宫收费站)

三月匆匆

文 / 李小年

三月已去。

时光的水流，在拐角处骤然变得湍急起来。依稀昨日才在除夕，守着岁末圆满的一桌饭菜，静候“乙巳”向“丙午”的交接；依稀刚一眨眼，爆竹的硝烟尚在清寒的空气里散而未尽，门楣上喜气洋洋的春联仍旧鲜艳，可那轰轰烈烈的“年”的仪式，却已退潮成记忆滩涂上一枚温润的旧贝。元宵节的灯火，在正月十五的夜空演绎了一场盛大的闭幕式，那暖黄的光晕，像是春天投递的一瞥预告。不经意间，春天真的来了——来得那样悄无声息，却又那样迅疾不容辩驳。

或许在你某日推窗，惊觉迎风不再割面，而是一种酥软的、带着潮润泥土气息的抚摸；或许是你低头赶路，忽见墙角残雪的脊背终于坍塌，化作一泓清亮的、映着天光的水洼。柳树是最先动作的，那僵硬的枝条不知何时，竟抽出千万点鹅黄的、朦胧的烟，风一过，便荡漾成一片柔软的绿雾。再几日，连那雾气也凝结了，成了细细的眉，在风中轻扬。草色原本“遥看近却无”的，可你只稍一恍惚，再定睛时，那一片怯生生的嫩绿，已连成了茵茵的毯，一直铺到视野的尽头。玉兰擎起了满树的灯盏，白的皎洁，紫的矜贵；连翘和迎春，是性子最急的，将熬了一冬的金黄，一股脑地泼洒出来，溅得人满眼都是亮堂堂的欢喜。

你总想着，日子还长。等忙完手头这件事，定要寻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去湖畔，看水波如何被春风揉出细密的皱纹；去山野，听新生的叶子在阳光里发出怎样

细微的、满足的私语。你想细细地看一树花，从鼓胀的苞，到初绽的蕊，再到盛极时那一种不管不顾的酣畅。你想在草地上躺下，让沾着青草香的阳光，满满地晒在脸上，直到骨髓里的最后一丝寒气，都消散殆尽。

可是，春光不等过客。她像个高明的魔术师，更像个绝情的路人。你只是被案头几页文件，或是生活中一些琐事，牵绊了几日。再抬头时，那满树玉兰的灯盏，已落了一地，洁白的花瓣边缘卷起褐色的锈迹，像一封未来得及细读便已过期的信。海棠的嫣红，樱云的烂漫，都已过了最盛的那一瞬，风里开始有雪片似的飞花飘零。空气里的暖意，一日浓似一日，竟隐隐有了初夏的、令人微醺的躁动。你这才蓦然心惊：那属于早春的、清冽的、充满苏醒希望的日子，那“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最动人的含蓄与期待，竟已成了过去。芳菲已流转，春光正悄然滑向浓绿和深翠。

一种千古的遗憾，便这样淡淡地浮上心头。孔子在川上叹息“逝者如斯夫”，屈原在泽畔悲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蒋捷在客舟中听雨，感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来千百年来，人们的心里都在承受着同一份甜蜜的刺痛——对美好的事物必然消逝的痛彻心扉的认知，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无助。时光的沙漏从不因任何善良的祈求而放缓，它只会均匀地、冷静地流淌，送走严寒，带来暖煦。再从不容迫地，将暖煦推向炎炎。伤感是无用的。与其在“来不及”的

喟叹中，坐着剩下的春光从指缝溜走，不如起身，紧紧拽住春天这犹存温存的尾巴。三月仅存的十日光阴，便是天地岁月慷慨的馈赠。去看那绿叶如何一日日丰腴，去听那晚开的桐花在暮色里低语，去感受午后的微风穿过日渐茂密的林梢。美好或许短暂，但从不缺席。经历本身，便是对短暂最有力的抵抗。将每一片新叶的脉络，每一缕芬芳的轨迹，每一刻光线的游移，都深深地印入眼底，存在心底。

带着这份被春光抚慰滋润过的、柔软而坚韧的心，无怨无悔地看着春去，就像看着爱人远去的背影。因为你知，正是这不可挽留的飞逝，定义了“美好”的重量；也正是这年复一年的遗憾，让生命在奔腾不息的时间之河里，激起一朵朵属于自己的、晶莹浪花。

(作者供职于蓝田县交通运输局)



念落星河 爱从未远

文 / 田敬

公公走的那年，女儿三岁三个月，正是懵懵懂懂，只知嬉笑玩闹的年纪。灵堂前的白菊与哀乐，于她而言不过是陌生的场景，她怯怯地扯着我的衣角，仰着小脸问：“妈妈，你为什么哭呀？”我蹲下身，把她搂进怀里，喉间哽咽，只说爷爷变成星星了，他在天上会看着我们的。她眨着圆溜溜的眼睛，又问：“那爷爷会看到我吗？”我点头，泪水却盘旋于眼角，周边事物也变得朦胧。

原以为三岁多的孩子，记不住太多事，那些关于爷爷的片段，会像握于指间的流沙，慢慢从她的记忆里一点点溜走。公公在世时，很疼他的孙女，总是笑盈盈地望着她，布满褶皱的脸上充满了暖暖的爱意，他会拉着她的小手，步履缓慢地走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小小的她逗西瓜虫、看小河里的流水，也会宠溺地背着我们偷偷带她去买糖果，捏着小零食追着她喂。那时，她总

黏着公公，奶声奶气地喊着“爷爷”，绕着公公转圈圈，小院里满是一老一小的笑声。只是这些画面，在她稚嫩的认知里，或许只是模糊的光影，不曾想，竟悄悄藏在了她稚嫩的心底。

日子一天天过，我们很少再刻意提起公公，怕触景生情，又怕孩子追问。她依旧每天叽叽喳喳，说着幼儿园的趣事，缠着我们讲睡前故事，日子平淡又温暖，仿佛那些离别与悲伤，都被时光轻轻抚平。我真真的以为，她早已忘了那个疼爱她的爷爷，忘了那个牵着她的小手认知世界的身影。

直到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的女儿突然问我：“妈妈，我如果想爷爷，是不是不能说出来，记在心里就好了？”我一瞬间惊诧，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突然间说出这么深奥的话？我问她：“宝贝，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她说：“你说爷爷变成星星了，我很想

爷爷，老师告诉我想念一个人，不要说出来，要悄悄记在心里。”

那一刻，我猝不及防，愣在原地，心头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酸涩翻涌。我从没想过，她会突然问起，更没想过，那些我以为她早已淡忘的事，竟在她小小的世界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记。她的眼神清澈又疑惑，没有悲伤，却让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作答。

生与死的课题，太过沉重，我怎敢讲给一个不语世事的孩子听？我又想起公公走的那天，她问我的那些话，我抱起她，轻声说：“因为爷爷生病了，所以他就变成了星星在天上看着宝贝，看着你吃饭、睡觉、长大。”

她似懂非懂，又问：“那我想爷爷了，抬头看星星，爷爷就能看到我吗？”我点头，说：“当然，爷爷最爱你了，他会在星星上，

一直陪着你。”她开心的笑了，嘴里小声念叨：“爷爷是星星，在天上看着我。”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星星开始在夜空闪烁。我看着女儿的背影，心头的酸涩慢慢化作温柔。原来离别从不是终点，那些藏在心底的爱与思念，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公公从未走远，他化作了天上的星，藏在孩子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孩子的世界，简单又纯粹，不懂生离死别的惆怅，只需知道，爱你的人，会以温柔的模样，一直陪伴。就像那满天的星，纵然隔着山海，却始终明亮，始终温暖，始终在身边。这世间的思念，大抵就是如此，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藏在孩子的童言里，藏在每一次抬头看天的瞬间，从未消散，也未远离。

(作者供职于汉中新材料有限公司)